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走馬春秋

第一回 春王怒究葡萄酒 文東巧設胭脂計

詩曰：蓬萊宮闕對南山，承露金華霄漢間。
西望瑤池降玉母，東來紫氣滿函關。
雲移雉尾開宮扇，日繞龍鱗識聖顏。
一臥滄江驚歲晚，幾回青鎖點朝班。

自古一朝帝王，尤百世不救之基。其興也有自來，其衰也有所為。周家卜年八百，后稷肇基，卜世三十，幽厲作俑，平王東遷。而後王室衰微，孺葛一戰，祝禱犯駕，列國胥效。迨後世風愈下，列國爭衡，以強凌弱，以大吞小，遂成戰國。當下七雄並出，勢力均分。那七國，即齊、楚、秦、燕、韓、趙、魏是也。其時，並驅中原，爭戰不息。就中先表齊國，乃陳敬仲之後，食采於田，是為田氏，即以氏為姓。自敬仲，厚施於國，民心愛戴。及至田和，始並全齊。周威列王冊命為諸侯，建都臨淄。齊恃地大兵強，富甲天下，數傳而後至於田午，僭號稱王，是為齊春王。那田午，禮賢下士，素有英名，冊立鄒氏王后，其子為東宮太子。後父文東，所生男女四人，長鄒剛，次鄒諫，三即鄒後，幼四尚在閨中未醮。惟文東，雖為國丈，當權秉政，妒賢嫉能，奸滑成性，向與正人不睦，此下慢表。

且說孫武子之子孫臆，向在雲夢山，學鬼谷子所傳授三卷天書，能知過去未來，奇門遁甲。因被龐涓刑足，淳於髡救之歸齊，屢建奇功，封為南郡王。奉命救韓伐魏，用減灶之計，馬陵道伏兵，射死龐涓，雪了前恨。魏王恐懼，獻表求和，於是統領兵將，奏凱回齊，在午門候旨。此刻，正值春王早朝未散，有黃門官啟奏：「南郡王捷報，得勝回朝，請旨見駕。」

春王傳旨請進，孫臆遂至朝堂，山呼萬歲。春王大喜道：「郡王免禮平身，賜坐繡墩。」春王笑問道：「郡王伐魏，可喜報了深仇，但不知用何機謀，神速如此？」孫臆躬身奏道：「臣仗主公天威，用添兵減灶之法，誘龐涓至馬陵道絕地，亂箭射死，後在毛頭灘七國分屍，魏王大懼，已經納表求和。」細細敘了一遍。齊王大悅，獎諭道：「難得郡王功勞蓋世，保障吾齊，加封郡王為亞父，特賜黃金萬兩，彩緞十端。傳旨擺宴，與郡王亞父慶功。」孫臆忙謝恩。

不言君臣樂飲，且說那鄒氏娘娘，在昭陽正院，問宮監楊和道：「聖上何國事尚未退朝？」楊和奏道：「只因南郡王得勝回朝，加封亞父，主上在三傳殿擺宴慶功。」娘娘聞言，心下好惱，暗叫一聲：「好昏君，怎麼把六根不全的別夫，這般尊敬。加封亞父雖不要緊，怎奈他眼下無人，我鄒門向來被他欺壓，結下深仇，如今又官高勢重，昏君又稱他為亞父，想我鄒門以後定受別夫之害。常言道，先下手為強，後下手定遭殃。」柳眉一皺，計上心來。便喚楊和：「我且問你，皇宮禁地可有刮腸毒藥否？」楊和道：「要他何用？」娘娘答道：「可恨孫臆，目中無人，我鄒府被其欺藐，心實不甘，趁他君臣在殿傳杯，我意欲將藥酒，假以賀功為名，了卻此別夫，方消我恨。你與我快速備來。」楊和聞言，跪下叩頭道：「娘娘在上，此事萬不可行。這南郡王他有三卷天書，善曉陰陽，未卜先知，不是好惹的。畫虎不成反類其犬，那時悔之晚矣。求娘娘三思而行，不宜妄動為幸。」娘娘聞言大怒道：「不中用的奴才，不能夠與我辦事，反把別夫說得這般利害，在我跟前絮絮叨叨，若不看你往日之功，定教你目下身亡。且饒你的殘生，去罷。」楊和叩頭，戰戰兢兢的出離昭陽院，回歸下處，鄒娘娘見楊和去了，往下又問：「你們眾宮娥，那一個會造藥酒，舉報出來，自有重賞。」一言未盡，閃出一名宮娥，跪下口尊：「娘娘，奴婢現有藥酒。」娘娘道：「甚好，起來。我且問你，你這藥酒那裡得來的？」宮女道：「瞞不得娘娘說，奴婢當初進宮時，父母寵愛，替我造下藥酒半斤，名葡萄酒，帶進宮來。倘然遇著不測，急難時，只用一小杯入口，肝腸皆斷。奴婢進宮，荷蒙娘娘抬舉，此後尚未所用，留至今時。娘娘要用，待奴婢取來。」娘娘聞言，大喜道：「你快去取來。」宮人去不多時，捧了一瓶藥酒呈上。娘娘道：「這酒取放已久，恐不中用，宮人，你先嚐一嚐。」那宮人聞言大驚，兩淚交流，跪下道：「這藥酒嘗不得，吃一口即時七竅流血，奴婢就要喪命了。」娘娘大喝道：「你家做的，你不嘗，到叫那個嘗呢。也罷，你既然不肯吃，眾宮人，與我拿住，灌他一杯。」眾宮人不敢違拗，一擁齊來，把那宮女推將在地。眾人拿住，一齊動手，不由分說，灌了一杯藥酒。頃刻間，只見那宮女滿地打滾，七竅流血而死，嗚呼斷氣身亡。

娘娘暗喜，好效驗的酒。吩咐把宮女抬埋，不許張揚，遂上朝見駕。此時，春王君臣正歡呼暢飲。忽見內侍啟奏，娘娘駕到，文武聞言，一齊站將起來。只聽得環佩之聲，娘娘下了鳳輦，上殿見駕。眾文武參見娘娘已畢，春王問道：「梓童上殿何干？」娘娘答道：「妾聞南郡王伐魏，得勝回來，在此慶功，臣妾特來與南郡王奉灑慶賀。」孫臆連忙跪奏道：「臣有何德能，敢蒙娘娘賜酒。」春王笑道：「既是御妻敬你，不必推辭。」娘娘就把藥酒斟了一杯，走將下來，玉指尖尖，親自遞與郡王，孫臆接酒在手，才待要飲，忽然心血來潮，早知其意。心內暗想道：「奸妃，你要害我，怎得能夠。只怕你未曾損人，先損自己。這也難怪於我，是你的大限到了。」孫臆沉吟一會，把杯藥酒高舉起，尊一聲：「皇天在上，臣蒙國母所賜，不敢擅用，理當先祭天地，方顯國母隆重之恩。」娘娘笑道：「亞父先生，我敬你一杯水酒，不過是一點敬賢之心，何必定要祭天地。」春王道：「亞父先敬天地，乃為敬君之意，有何不可。」孫臆謝恩已畢，捧酒轉身跪下，尊一聲：「天地神明，弟子孫臆，蒙昭陽國母賜酒，不敢先嘗，誠心祭奠天地。」禮畢，將酒往地下一潑，只聽得連天響亮，火光冒起，離地有三尺多高，把白石階也迸碎了。文武各官，盡皆失色。

春王怒氣沖沖，手指昭陽大罵：「亞父與你有何仇，為甚安排毒酒害他，情理難容。」吩咐內侍：「把這賤人八般大典，昭陽玉璽收了，將他押赴絞連宮絞死，不得遲誤。」眾內臣不敢怠慢，一擁前來。嚇得鄒娘娘魂飛天外，魄散雲霄，雙膝跪下，苦苦哀求：「望主公念夫妻之情，饒恕一次，感恩不淺。」

眾文武同孫臆，上保本討情。春王是何等明君，那裡肯依。大喝：「賤人，孤且問你，這藥酒是那裡來的？」娘娘無言可答。春王愈怒，回顧眾臣道：「諸臣既然討情，且著你吃這一杯，饒你不死。」鄒妃滿眼垂淚道：「臣妾不會飲酒。」春王睜眼道：「你不會飲酒，也要你飲這一杯。」傳旨宮監動手，把藥酒灌他。宮監不敢違旨，一齊動手。有如昭陽灌宮女一般，藥酒入口，腹內崩裂，傾刻身亡。春王見鄒妃死了，念他有太子之情，吩咐宮人把屍首用棺收殮，抬至白虎殿停靈。鄒文東太師和兩個兒子鄒剛、鄒諫，俯伏階前請罪。春王激怒道：「都是你父子三人，與南郡王不睦，你心懷反意，法難寬恕。今日要害亞父，反自招損。本該把你父子正法，姑念皇親，免你一死，推出五朝門外，削職為民，永不敘用。」鄒文東父子，叩頭謝恩，滿面羞慚，納下冠帶，悶悶回府不提。

且說孫亞父，見春王鳩殺國母，怒貶皇親。雖然是他自取，究其根源，為我而起，心下難安，即時去冠解帶，跪在階下奏道：「罪民犯彌天大罪，法所不救，乞押赴法場，以正國法。」春王見亞父免冠請罪，連忙離坐，御手相扶，笑道：「亞父有何罪過，都是這賤人公報私仇，謀害先生，孤治家不正，焉能治國，孤改日還要陪罪。宮官，快與亞父整冠束帶。」孫臆叩頭謝恩。龍袍一展，文武皆散。

且說春王退朝，駕至分宮樓，內宮跪下請旨：「王爺駕至那一宮？」春王吩咐：「還到昭陽。」進了寢宮，在鬧龍金交椅坐下。只見眾宮娥采女，俱來伺候，不見昭陽國母，覺得冷冷清清，心中慘切，兩眼揮淚，暗叫一聲：「御妻，你也莫怨孤家心狠，只是你行來不端，擅敢欺心，害我治國的良臣。你想，孫臆可是你害得的麼，他乃是東齊臨淄的擎天玉柱，駕海的金梁。若害了此人，豈不令滿朝文武寒心，那個與孤治國安邦呢。鄒妃，你我夫妻一場，你與田門生下後代，現為東宮，焉忍害你，皆因你行事不仁，自作自受，怨不得孤家。」春王悲悲切切，想後思前，連晚膳也不吃，倒在龍牀，似醉如癡，輾轉不寧。聽得宮漏三下，只覺陰風陣陣，燈燭無光。忽見鄒妃走至榻前，扯住龍袍，放聲痛哭。大罵：「昏君不念恩情，忍心害理，我今與你到閻羅殿上講論。」

」說罷，將春王的魂魄，扯下龍牀。雖是鄒妃的陰魂纏擾，也是春王應該命應。只聽得大叫一聲，氣絕身亡。侍值的宮人，嚇得身不搖自戰，體不熱汗流，往外急走，報與東宮守關殿下。

天色已明，孫臏進朝，文武皆集。只見宮裡邊傳出東宮太子的旨意，說「父王三更時分，自得暴病崩了駕了。宜合朝文武進朝，寢宮商議國事。」大小眾官聞聽此言，嚇得面目更色，往裡急走，至寢宮榻前，俱各跪下，看見春王面目如生，只是少了一口氣。文武齊哀，哭聲震天。孫臏痛哭多時，把淚痕止住，尊一聲：「三位賢王。」田文、田忌、田單一齊答道：「亞父先生，有何見教？」孫臏慘然道：「聖駕已經夭崩，死者不能復生，國不可一日無主，快請東宮坐位要緊。」三位親王連聲答道：「有理。」便問：「那位賢卿請駕？」一言未了，閃出一個大臣，應聲願往。當下賢王往下觀看，認得是東宮侍值齊東，遂口稱：「先生，爾去請駕最好。」齊東遂往東宮，把殿下請將出來。三家賢王向著亞父並丞相元帥，簇擁登基，進上八般大禮，正了九五之位。改天年，立尊號，滿朝文武參見新君。山呼拜賀已畢，閔王傳旨，先頒喜詔，冊封劉妃為昭陽正院。太子孤存年方六歲，東宮守關。在朝文武，俱升三級，起復皇親國戚。鄒文東父子三人復職，大赦天下。後頒休詔，把春王停在白虎殿，文武齊哀，軍民掛孝五日，棺葬皇陵，與鄒妃合葬。這且不提。

卻說鄒文東，見閔王登基，官復原職，心中大喜。早朝回來偶生一計，把兒子叫到跟前。那鄒剛，鄒諫兄弟二人，叩頭見父。文東說道：「我想得一條妙計，與你二人商議。」鄒剛道：「父王有何吩咐？」文東歎口氣道：「目今新君嗣位，是我的外甥。不想他寵任孫臏，把我全不理論。雖然官復原職，如同陌路一般。想你姐姐，在前朝位居昭陽，何等榮貴。只為與孫臏為仇，在三傳殿上藥酒鳩死，豈不傷心。我如今想得一條計策良謀，不但是一門富貴享用無窮，而且可報孫臏之仇，不知你弟兄，心下如何？」兄弟二人答道：「不知父親有何妙計，說與為兒知道。」那鄒文東附耳低言，如此這般，名為胭脂計，百發百中。二子聞言，心中大喜：「父親的妙計奇謀，果然使得，明日為兒就去行事便了。」